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[英] 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郭 大 力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 大 力 译

商 務 印 書 館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 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 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 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 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 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 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 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 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 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莫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；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；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；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；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：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原著者初版序

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。这种人，对于本书的内容，必难加以采纳。世人相沿成习，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·斯密奠定的;马尔萨斯、安德生、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;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;最后，约翰·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，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。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;他曾明白说，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，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。当然，我们亦不禁觉得，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、所印证的见解，颇有值得崇拜之处。但在其他科学上，这种崇拜决不限制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。权威是错误，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。

有许多种经济学说，在我看，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，且又与事实相调和。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。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，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究经济学全部的方法。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，我应向他表示同意。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。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、最后的。并且，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，在我看，亦纯然是骗人的。所谓工资基金说，尤其是如此。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——决定劳动的工资。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，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，即: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 大 力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[英] 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大力 译

商务印书馆

1984年·北京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政治经济学理论

〔英〕斯坦利·杰文斯 著

郭 大 力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4年·北京